

又曰陛下將社稷之漸則君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藜狎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惟懼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履心之寄關寺侍廢立之權陷先君不能正其終致陛下莫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藜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考官馮宿等皆歎服而畏官官不敢取

錄曰以文宗之世而有黃之直言譬如日食而誠而馳而走雖與天懸絕亦見其不能已而已焉故錄之以志唐祚之告終也

弘道錄

弘道錄

義

君臣之義

宋史太祖即位之初文廣劔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皆敵國因注意將帥命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

易州何繼筠領棗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成

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

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

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

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後免所過征稅許令召

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來

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遷臣

富貴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

寇設伏掩襲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

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

心以馭群下之所致也

錄曰愚觀太祖之大畧有五知人一地善

任二也推誠三也厚撫四也至於筦權之

府八

利悉委諸將恣其貿易皆得便宜五也今北有鞭虜之擾南有交趾之通諸司筦權之利入經制者非所當論而東南番舶所計不贊特議國者以為導利而不言明法者以為開邊而不講殊不知人情利一而

害十尚猶不顧今海不揚波不但已三年矣一往一來如趨熟路故闖諺以為海熟此非虛語也番夷資其貨利中國及無所處愚竊以為未之思也夫利盡東海者鹽也監之外復有千章之木萬斛之辛兩廣

軍門見資其用具有舊規盡不量務閩浙之間置封椿之庫以易安南之首可也收羨餘之利以撫西北之憂亦可也何獨以為忌諱而不言哉舍此不務而區區於告奸抑奪之間以增攘臂穿窬之餌非所謂之大計也

太宗謂宋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嘉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呂蒙正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

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亦當發
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
人不敢言也

錄曰人王之用在於賞罰人臣之用在於
獻替太宗可謂達於治矣然以所行之事

觀之豈盡然耶夫多遜之於趙普不並立
者也帝苟愛普則先去多遜縱使貪戀賞
罰一出於已夫誰曰不然乃使交構以傾
廷美由帝之心在於廷美也然則不但歸
喜怒之具無乃决得失之幾乎自茶馬湯
告變之後今日當告隸之功明日議堂吏
之獄大小臣工宜無違當世之務者而太
師王溥等七十四人阿諛曲從陷君不義
曾是以為協於道乎又不但以崇高自恃
而已也

李沆為人自少器度宏遠父丙嘗語人曰此
兒異日必至公輔嘗侍曲宴太宗日送之曰
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真宗問治道所宜
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
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沆對使

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
議遂寢

錄曰愚觀引燭焚詔之事未嘗不嘆文靖
之風烈也夫封還猶美事補綴亦盛典而
况於焚之乎非其存心之廓然太公所見

之確然不易未有不以利害動于中者也
且劉氏何為者以其族則至微也以其藝
則至卑也以其姓則至遠也扁扁之石履
之卑兮帝寧不思耶而賦性警敏通曉書
翰于政之漸肇基于此沆之先見豈惟陰
却履霜之微而且明非如綸之肯他日李
迪之不肯從諛揚億之不從草制是皆聞
風而起者孰謂一時之舉措不足以關一
代之得失耶

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
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
可效尤
錄曰自姜斐之風熾而交亂之禍成更未
有如密啓之為害也夫善欺者莫如指鹿

為馬善佞者莫如指鳥為鸞然尚有祿之
可指鳥之可稽情雖罔上理或可通至於
密封之進其始也潛蹤秘跡既無人知其
竟也出此入彼憑何執証豈翅以黃為猶
變白為黑乎矧乎真宗之世王欽若丁謂

之徒接踵于朝其所以論沆者正以謂若
待之爾不知由君子觀之所處者先天化
日之下猶恐一毫之暗昧肯自居於阿私
之地耶惟夫小人之心則不然其處已非
便則利其待人非怨則剋利非佞莫進忌
非讒莫入讒與佞人之所深惡也於是假
托隱密之名以信其奸深之術然必費人
主有不可辨之微怒而窺其心有不可白
之隱情君臣之間自謂投膠於漆無踰此
者至乃加以以封識表之以函童履騰虎

翼隨其所指而欺天罔人無乎不至復何
所忌憚乎由是聽不得不偏信不得不獨
宜惟人暗懼其禍而朝廷明被其撓矣此
李沆之論萬代所瞻仰也
張齊賢慷慨有大畧每以致君為志嘗從容

為真宗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帝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跡但廢事適治道則近之矣

錄曰大雅稱無然畔援真宗殆未之思乎夫皇王者堯舜禹湯文武之謂也其道允

執厥中惟精惟一之傳也是故存乎心而為天德達于政而為王道若書傳所陳故天勤民與夫治人事神皆其實事何得為無跡歟其曰非有跡者適茫昧無根之言荒唐不經之語惜乎齊賢開端不竟徒以

為非常之報而不知典謨訓誥萬世經常之理非有索隱行怪希世絕倫祇在日用常行之間而已厥後神道設教之言果符此論遂至矯誣飾詐無所不至而道之津岸逸乎遠矣

韓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嘆曰是何言耶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

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轍不為哉聞者愧服其所建請唯顧義之所在無適莫心與富弼並著勳業故時稱賢相者必曰富韓

錄曰琦之知無不為孟子曰先得之其曰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釋一者曰大臣之計安社稷亦如小臣之務悅其君春春於此而不忘豈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哉若以安危利害動其心則不足與有為矣

包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飲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比黃河清馬

錄曰愚觀閻羅包老之諭由古及今未之有見亦未之前聞也然必本於人心合乎天理任者吾所必錯直者猶能伸之實者吾所必究誣者猶能訐之未有不論是非

罔分曲直任意肆志而為遁逃之淵藪也設若陰府果有閻羅見存必使善者起昇惡者墜墮不然天亦得而罪之况人乎哉近世有以風力自居適悍然不顧冥然用覺傍視已側若皆無人不旋踵隨亦云亡

然則不但上帝之譴實難避閻羅之誅耳其於關節不到何蓋之有

趙抃為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適當力遏而絕之君子不幸註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一時名臣賴以安馬移梓州路轉運使尋改益州西蜀地遠民弱吏肆為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身先帥之匹馬入蜀一琴一鶴以自隨為政簡易稱是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日所為事夜

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其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成都充為世所稱道神宗每詔郡守必以抃為言要之以惠利為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子汎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沒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

蓋以為不可及云

錄曰趙清獻之得道也豈刀圭鉛汞之力
執乃寡慾養心之助清操絕俗之徵夫人
不可以不知也今夫煉形如稿木脫屣若
飄風孰不曰得道也而不知無益於人倫

世教徒取偷生苟免故君子不由也曷若
遺恩在人蓄德在物朝野同聲內外無間
若清獻者天地有盡而英爽無窮宜乎以
為不可及也

魯宗道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嘗書

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及入中書屢有獻替
時明肅太后臨朝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
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然有小臣方仲
弓請立劉氏七廟后以問輔臣不敢對宗道
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

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乘輿宗道曰夫
死從子婦人之道后遂命輦後輔政七年剛
正疾惡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
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薛奎繼參政事性亦
剛介不苟合遇事敢言后謁太廟欲被服哀

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及臨崩帝見群臣
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
何也奎曰其在衣冕乎服之宜可見先帝於
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歟

錄曰史魚之秉直既歿而後聞宗道之骨

鯁生前而顯著矧執政之與諫官不相為
謀孰有稱魚頭參政者耶然則明肅之過
武盟蓋萬萬矣雖然二公之諫不費辭說
而引義切當幽真死生實共賴之豈本朝
之求法有以開之乎不然何以言之俱

危也

傅堯俞十歲能文石介異殊皆奇之曰子精
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材也王安石復與
之善甫新法不便皆極論之及蔡確之貶宰
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臺府為之一空堯

俞曰確之黨其充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
置之願陛下於此聽之如蚊蚋過耳無使纖
微之忤以奸太和之氣此聖人所以養至誠
而御遐福也後由諫官補郡法令有未安者
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

郡之守法而已復拜中書侍郎神宗與太皇
太后曰傳侍即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
子也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
無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糴直而
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錄曰夫所謂金玉君子者蓋本衛風淇澳

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釋之者曰金錫言其
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衛武
公不得專美於前矣自是而後矜而或爭
群而或黨對虎荆棘之場魑魅鬻鬻之俗

君子砥為之砥礪錯石又安能追琢其畫
金玉其相乎執蓋不但可觀成德其於世
之升降道之汗隆繫乎盡矣

司馬光知諫院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
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

也與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
仁也明者非頓奇伺察之謂也知道詭識安
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
亢暴戾之謂也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
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切見陛下推

(1010) A 5-6

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不復詢訪利害盡察得失一皆可之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致治之道在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采名

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避罪其三論揀軍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寬帝深納之

錄曰先正朱熹曰温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活國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嗚呼觀熹所言則諫院所陳乃其自得之歟夫三達德聖人入道之門也至於不憂不惑不懼未嘗不憐憫馬光之所得於天可以為不厚乎哉肆力於學可以為不篤乎哉若夫三事五規施行之次第耳而君德為之根本中庸不云所以行之者一也然則光之存誠有自也已

及哲宗立以光為尚書左僕射時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宗之法猶在西夏未降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

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時兩官虛已以聽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杜稷躬親無務不舍晝夜寘交見其體羸舉諸葛食少

事多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錄曰呂獻可之將卒也手書屬司馬公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司馬公之將卒也折簡與呂公著曰國事未有所托今以

屬公二公之正終畧同者由其所得之合一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至是鞠躬盡瘁而後已矣一息尚存殉國之心不容少懈安得不諄諄如夢中語耶熙寧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

言于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富弼在道聞之嘆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

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辯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憒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

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性喜動作生事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錄曰以帝之搖奪而有弼之正言譬則擊者而尚提其耳聒者而尚責其明然猶不

廢錄者時有不同理無竟息天不足畏而天之理可畏人不足恤而人之心當恤一人之喜怒不可憑而百官萬民之喜怒可憑一時之用舍不可信而天下後世之用舍可信若以為無益而遂棄之則萬古如

長夜矣

王安石執政皆以為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內適司馬光亦請經筵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碑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

君實亦為是言耶此人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迺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畧數十餘事誠恐陛下

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辯大姦得路群陰彙進賢者盡去則亂由是生臣竊憂之悞天下蒼生者必斯人也

錄曰君子之互言也而可忽哉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四言者

曲盡安石之底蘊天下萬世莫能掩矣然則安計其聽與不聽行與不行若祇稱其先見則李師中亦預識之不但獻可而已然也師中始仕州縣即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

能為今鄞縣令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執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蓋又先於呂誨矣

范純仁奏安石措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

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及行均稅法於六路復言臣嘗親奉德音欲脩

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培克生靈歎然生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上法今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己者為不肖合意者

為賢人不聽純仁每上疏激切帝悉不付外至是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

錄曰新法言多矣未有若純仁之親切也且以牧之之言何為而發乎蓋秦之用鞅

即帝之用石也石之致用即鞅之學術也其曰論至德者不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即石之執物不通也又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見聞即石之違衆自異也孽孽為利至於剝民之膏盡民之力民之

怨之奚啻若自其口出乎故以牧之之論秦者而論石卒以蠹國叛道民不樂生而夷狄之禍亦不旋踵其與亡秦之轍相去無幾意可恨哉

時久旱歲饑征歛許急東北流民扶携塞道羸疾愁苦每風沙覆體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糝麥麩合米為糜加木實草根至身披鎖掖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值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監安上門乃繪為圖奏言陛下南征北伐皆有勝捷之勢作圖來上料無

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遑遑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臣謹按安上門遂曰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朕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

9-58 v 80

秦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庶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八事民間之譁呼相賀快仍

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為書獻之臺史楊忠信謁使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使曰以此為正人助

錄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俠可謂出位矣夫言有好惡之異圖據見聞之真俠也其人寧辭檢討之任而就監門之官其志蓋可知而言非孟浪也死者在於斯須故不吝百方以助效焚者在於目睫又何惜一死以就安帝已寢不能寐猶迷而不復何耶卒使英州之芳流於後世汴州之禍慘於當時君子要不可以微職拒之也

徽宗時陳本為右正言董貫與黃經臣盧航表裏為姦未曰此國家安危之本吾任言責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怡龍弄權之罪論表未終帝拂衣起未引帝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

惜碎首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錄曰聞捕衮闕矣未聞落帝裾也落帝裾可錄歟宋之禍始於安石惠卿終於董貫

王黼彘職至是城裂破碎雖有仲山甫之臣莫之能措矣李若水為吏部侍郎欽宗再如金師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其人為狗輩金人曳出擊之仆于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

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嘆曰天無二日吾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但親老恐驚徐言之可也及議

立張邦昌復召若水計事因歷數罵之監軍趙破其唇至裂頰斷舌而死時年三十五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

劉韜為資政殿學士金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在鎮豈有此禍金人蓋知其名必欲之及京師陷韜至金營金以其國僕射韓正館韜于城南壽聖院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得

以家屬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乃購書片紙言其事使親信持歸報其子羽等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饗金人嘆其忠瘞之寺南岡上凡八十日乃就斃顏色如生

錄曰南朝李侍郎真定劉資政民到于今稱之下視邦昌劉豫不啻唾去之矣何足言哉